

韩山访谈录

韩 山 华 彬

访谈时间：2022 年 3 月 12 日

访谈地点：东山铸虎楼



韩山

华彬（以下简称华）：韩老师的儿时经历和家学是怎样的？据我所知，您的父亲和兄弟都是绘画名家，您小时候就有过学习绘画的经历吧？

韩山（以下简称韩）：在我刚要上小学的时候，抗日战争爆发了，然后我们一家人就开始逃难，跑到东跑到西，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那时只有我父亲有时间教我们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（我）一起读书，也教我们写字画画，所以我跟我二哥、大哥是同班同学。我小时候呢，虽然不能称得上神童，但七八岁的时候就能读唐诗，唐诗的韵律之类不会弄错的。我大哥比我大四岁，二哥比我大两岁，所以我差不多是七八岁开始跟他们一起学的。我父母生了那么多孩子，在我下面还有老四、老五、老六……一共七个孩子，逃难时我们就像螃蟹一样一大串，在我们前面呢有我父亲和老祖母，老祖母坐轿子上的，后面比我小的从老四开始都坐担子，我和哥哥们需要自己走。从杭州城一直逃到灵隐，真的很苦，但那时候只觉得什么都很新鲜。记得那时的杭州刚好是雨季。下雨天出逃，父亲跟我说：“你要拉住挑担的绳子才不会丢，如果丢掉就再也找不到你了。”于是我就拼命地抓住那个绳子，爬过（杭州城外的）那些山。现在这些地方是休闲娱乐的旅游景点，可那个时候没有路，水还从山上冲下来，我们连夜冒雨辗转逃到杭州西南的一个小镇，到那儿就天亮了，我妈一看我脚上的鞋子全没有了，赤着双脚，拉着绳子死死不放的手又红又肿。后来父亲到了上海才算稳定下来，一个房间要住全家十多个人，那么多小孩子，再加上父亲、母亲、祖母，仅有的屋子白天是吃饭的地方，晚上就睡了一地。就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父亲坚持教我们写字画画读书，读的书呢是唐诗宋词和《古文观止》。那个时候读的书我现在都可以一字不落地背出来，像《琵琶行》之类很长的古诗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父亲对我们说：“我没有其它本事，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只能教你们画画。”就这样，我开始学

了一点素描，写生都是拿弟弟妹妹当模特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候打下的基础现在还在派用处。我父亲曾是杭州地方上小有名气的画家，他自己也是自学成才的。他在杭州一个民生药厂里画广告，然后自己也画一些国画，画一些梅兰竹菊和人物画。他教我们的方法还蛮先进的，先画素描打基础，所以到了十来岁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帮助父亲画一些广告画。那时没有照相技术，所有东西都是手绘，包括电影里需要的幻灯片，都要在玻璃上画出来。我差不多十二三岁的时候，就想千方百计帮助父母亲解决一些经济来源，所以很多时候也帮着画这类幻灯片。

华：所以，您的绘画启蒙老师是你的父亲，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您没有从事绘画相关的工作。

韩：到了1949年，上海解放后，各方面都很需要人才。上海有个卫生处长，知道我父亲和我们一家都会画画，就希望我们帮他们去画宣传画，比如防疫战、细菌战、爱国卫生之类的海报。到1950年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，家里把我推荐给了在无锡的苏南卫生处，一直到1953年合并成立了江苏省。这些资料现在可惜都没有了，不知道档案里面是否还有。后来我就当了文职秘书，不再画画了，一直干到1985年。

华：那后来又是什么契机，让您又拿起画笔，并且还选择了画虎这个主题？

韩：那时候我两位哥哥都到上海画国画了，我也跟单位领导表达了我要画画的意愿，于是终于把我调到了苏州国画院做书记，从事领导工作。在国画院有条件，我就趁这个机会拼命画画。我家里人都画人物的，这时候我感觉离他们差距太远了，于是就想到画老虎。因为我平时非常喜欢动物，特别是喜欢老虎。那时我觉得中国画里很少有把老虎画得好的，古人没有画好，现在的人也没有画好。我觉得这个题材里面空间很大，所以到苏州国画院



二马飘万里来，66×117.7cm



狗狗，22.7×25.9cm

以后，我就慢慢开始了画老虎的事业。但一开始我只会画虎不会画景，画院里的同仁，像马伯乐、刘懋善老师他们都会帮我画配景，我也抽时间拼命学画景，几年努力下勉强也会自己画画景了。我记得第一次办展览大概是到画院之后的十年左右吧。1994 年开第一次画展之前，我二哥韩敏他们都有点不敢相信，这个画展怎么开得起，后来到现场一看觉得还可以！回想我自己那时候也确实是很吃苦耐劳的。

华：江南多才俊，在这样满是文雅之地，您选择画猛虎确实让人意外。大家都称呼你为“韩老虎”，您觉得画虎难在什么地方，古人为什么没有画好？

韩：古人没有办法，由于条件限制，他看不到老虎。所以他们画虎主观臆想的东西太多了，老虎凶，牙齿长，虽然古人画论上讲的那么好，现在看来笔下所画都不太像老虎。一直到民国时候，有张大千、张善孖兄弟画老虎比较好，但以现在的要求来看也是不尽人意。一直到四五十年代以后，西方的画法在中国逐渐被接受多了，老虎从造型来讲开始比较像老虎了，所以我觉得从古代到上世纪初，老虎都没有画得很好。当代画老虎从形象上说都比较好了，年轻画家中有许多画虎好手，特别是北方

出了个冯大中，他画虎很好。

华：您怎样看待传统绘画，特别是苏州吴门的传统绘画？

韩：说起吴门画派，那是源远流长的，首先很讲究笔墨，在中国书画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。但是，吴门历代名家多擅长画山水、花鸟，人物这一块恐怕就要略差一点了。我个人更喜欢西洋绘画的人物，中国画虽讲究笔墨气韵，但往往在形象构造方面与西画相比是不够到位的。像画虎，用传统的画法和传统的态度就不大好讲。首先要抓住外形，要像老虎，否则笔墨再好也达不到形神兼备。这不只是吴门画派，传统里面画老虎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鼎鼎大名的张大千、张善孖和现代人比也肯定不如，他虽然养过老虎，但他更善于传统中国画的描画，并不擅长西洋的写实造型，所以虽然他们曾经轰动一时，但和现代人比就没有那么形神兼备了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个人评价。

华：您的绘画中明显带有西画的影响，有着光影的感觉，这种风格的形成源于什么考虑？

韩：我的绘画曾受到苏联画风的影响。当时我们看过大批苏联的绘画书籍，他们的美术作品对光影刻画是非常真实的，这对我的影响很深。中国画



思源图 42×42cm



双豹，96×197cm

从来不讲这个光影效果，而我却慢慢吸收了这个东西，尽量把光影用在画老虎的过程中。个人也没有太具体的总结，我刚开始收集了大量老虎的图片，亲人朋友去美国时我都说你不要带什么东西，你就带画册，特别是老虎和动物的画册。因此他们给我带了很多画册，还有画有各种动物的美国杂志。那些图片的光影表现都很充分，所以我有好多画都很注重刻画光影，同样一张画，有没有光影差别很大，这与传统中国画有所不同。

华：关于苏州地区的绘画可能性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
韩：我没有资格讲这个话，我自己还在摸索之中。苏州的画家们都非常不错，中国画领域无论是人物、山水、花鸟，现在跟以前都有很大不同。实际上抛开任何一个画派的风格观念，今天的苏州绘画就是现代人画的画。实际上，现在的画家学习西洋基础的比较多，知道用光影来烘托画面，知道透视关系，自然现在的画和从前的就不一样了。我觉得当下苏州画坛很好，都能接受和吸收现代元素，没有一味啃吴门画派的老传统，这是我的个人看法。我对自己的定位不是画传统国画的，我的作品讲究造型、透视、光影、色彩，这是我在中西文化艺术交融时代背景下的一些探索，我个人觉得是有

价值的。

华：回望过去，如果可以重来，您还会拿起画笔吗？还会把重心放在中西绘画融合的这个方向上吗？

韩：如果要重来，我依然还是会从吸收西洋画的优势方面入手，中国画的确在笔墨上非常好，很有味道，这个是独特的艺术魅力，这在西方艺术中是找不到的。如果我全部要按照传统中国画方法来画我的作品，首先画老虎就跳不出古人的樊篱。但是中国画在表现景物（山水）造境方面就比西洋画要略胜一筹，我把两种语言为我所用，表现出来的画就另有一番味道了。

华：聊聊听枫园，聊聊现在的状态吧。

韩：我1985年随国画院迁到听枫园，1997年退休，也十几年了。最难忘的就是和这些画院画家老师们在一起的日子，很有味道。我们经常一起在院子里喝茶，谈书画，评论书画，受益匪浅。因为我家里地方小，画老虎至少要四尺六尺甚至更大的，有一次到东山来玩，看到这个房子觉得画画很好，就买了下来，退休后我就搬到东山铸虎楼生活了。我后来的很多作品都是趴在这间画室的地上画的。现在身体状态不及以前了，从上海回来后生了

一场大病（肠胃炎），又摔了一跤导致骨折，从那以后就没怎么画画了。只能翻翻资料看看书，接着眼睛又开了白内障，手虽然不抖，眼睛却看不清了，所以最近想改变一下风格。工笔画不能再画了，准备画大写意老虎。大写意更要有味道有意境。我对自己要求比较高，如果跟别人画差不多那就不要做，所以一旦画风改变也总要画出韩山的味道来，这样人家感到有新鲜感。

华：最后问您一个问题，对您来说，艺术最宝贵的是什么？

韩：对艺术家来说最宝贵的那就是得到别人的认同啊。人家认同你，称赞你的画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如果你拿出来的作品别人看不懂，我认为就不行。

（韩山，画家；

华彬，苏州国画院专职画家、二级美术师）